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七之四十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壬申給俄囉嘶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國使臣堅執奕山將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已經允許。並大學士桂等行文照會為據。又云無論准與不准。惟有堅守永不復還之語。所言殊非情理。兩國相交和好二百餘年。奕山等辦理糊塗。並未聲明綏芬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所屬。乃擅行允許。是以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革職枷號。以示懲儆。斷無奉

旨准行之後。反將奕山等革職枷號之理。今貴使臣總以奕山辦

理錯誤之事。曉曉置辯。殊非交好之道。至中國之事。皆須請

旨遵行。從無臣下更改之理。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僅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礮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為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況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強欲定界。有是理乎。

至奕山與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在愛琿城互換和約之處。前一日奕山並未應許。因貴國木哩斐岳幅肆行逼迫。奕山於次日始行畫押。其具摺奏聞已在畫押之後數日。且並未聲明有吉林地界。豈得謂此件條約是奕山先經奏聞。

大皇帝曾經允准之事。此節貴大臣木自必深知。至吉林民人呈告後。

大皇帝將奕山革職。是奕山所許並未准行。已連次知照。貴使臣豈得諉為不知。惟望貴國永敦和好。勿生嫌疑為要。至貴國差派官兵二人回國。欲中國按站預備馬匹。當俟本月

二十一日開印以後方能辦理為此咨覆

乙亥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天津大沽沿海各口經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水陸兼籌因地設險布置已極

周詳惟臣愚昧所及有不得不過慮者請為我

皇上陳之查大沽海口其能通舟楫者雖祇海門一道而沿海一

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儻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其勢

有不能彼此兼顧者似宜厚集兵力分布要隘聯絡聲勢

方足以資抵禦而免疎虞昨據兩江督臣何桂清來咨鈔

錄該夷新聞紙內有七路可進之語查上年五月該夷敗

退於沿海各口亦曾探量水勢深淺各處繪圖其心甚為

臣測。如果再行北駛。難保其不於各海口乘間抵隙。豕突
狂奔。僮果同時登岸。雖有馬步數千。而東衝西擊。動越數
十里。即使士能奮勇。而馬力亦不能支。此非多為準備。所
在嚴防。未足以挫其兇。當茲

國帑支絀。協撥為難。臣雖至愚。豈不慮此。然事有不能先籌
萬全而後舉行者。亦惟有備兵於先事。籌餉於臨時。以為
豫圖禦敵之計。去冬僧格林沁請調官兵二千名。亦因搏
節餉需。請飭臨時遣赴天津。此係為專防郡城之用。似難
兼顧海口。茲臣與提臣樂善再四熟商。擬請添調內外火
器健銳三營京兵二千名。如正兵未能多調。其閒散養育

兵內技藝嫺熟者。自不乏人。若調此項兵丁前來。既可以節省錢糧。又勝於新募壯勇。最為簡便。此外再請添調得力馬隊一千名。協同分守。抑或由山海關駐紮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二千內。抽撥一千名來沽。另行添調別處馬隊五百名。赴關防堵。如此一轉移間。布置益臻嚴密。實於全局有裨。至此次所請馬隊。應由何處調撥。可期迅速而能得用。伏乞

垂詢。僧格林沁必能深知底蘊。斟酌盡善。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據稱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若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

其勢不能彼此兼顧。擬請添調京兵二千名。及得力馬隊千名等語。自為思慮豫防起見。惟現在已於直隸山東等省。備調精兵萬餘名。恆福請調各兵。著俟僧格林沁到津後。再行商辦。其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恆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戶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該督務須飭令糧臺。撙節支放。毋得虛糜。其直隸各屬。應解旗租銀兩。為數甚鉅。仍著該督嚴催解部。以抵此次撥款。毋任宕延。

又

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曾諭慶昫。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一千

名派總管那瑪善管帶。仍著認真操練。聽候調遣。其備調臆壯馬一千匹。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再於察哈爾牧羣內。挑選臆壯馬一千匹。以備調撥。本日又諭令理藩院。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令其在察哈爾擇地駐紮。此項兵丁到時。並著慶昫。勤加操演。以備調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常清。於熱河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常清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

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玻崇武。於密雲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玻崇武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丁丑。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勞崇光奏。探聞暎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

聞欲分擾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因。欽此。臣當查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汎地遼闊。防不勝防。計惟勸諭士民團練鄉勇。仍酌調省標。暨青州滿營所練擡礮官兵。在於瀕海適中之處。擇要駐紮。以為各路應援之師。惟道路分歧。相距遠近不一。究應何處安兵。即徑行海疆文武各官酌量商議。一面飭屬趕辦團練。並將沿海實在形勢同籌防。大概緣由。先行恭摺覆奏在案。茲准青州副都統暨登鎮咨覆。並據該道府等。各就地方情形。先後擬議具稟前來。臣復查山東沿海。除登州一郡外。其餘武定。青州。萊州。沂州等四府。惟青州府城。地處各府之中。相距海岸。均在二

百里上下。該府一有重兵。即可處處兼顧。從前滿洲駐防之設。其意蓋亦為此。此次籌辦海防。應令該滿綠各營。即將原有官兵。在於青州本汛。隨時認真訓練。遇有警報。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親身統帶。何處緊急。即往何處救援。其餘地處濱海之文登。甯福。膠州。即墨。萊州。安東。壽樂。武定。沂州。各營。亦令調集所部兵丁。同大沽口。去年新設防兵。一體勤加訓練。相機會合堵剿。其登標水師前後兩營。及文登營水師官兵。為數均屬無多。分防海面。於事無濟。應令全數暫行撤歸陸路。以厚兵力。至於登州府城。濱臨大海。較之別處情形。喫重。且為東路總要之處。不可不

嚴密堵扼。查登標水陸正餘官兵。除征調出師外。實在存營。僅及千名。且應分防外汛。不能全數調郡。以之防守郡垣。兵力實形單弱。查省標擡礮官兵無幾。臣現在挑選精壯兵丁五六百名。逐日親督操練。準頭已屬可觀。擬即於本月初十日後。將此項官兵挑選四百名。派委臣標中軍參將忠順。現署壽樂營都司守備邢長麟。剋日帶領前往。同登標原有官兵。統交登州鎮臣曾逢年統帶。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仍飭各屬多派兵役。晝夜瞭探巡視。一見夷船蹤跡。亦即飛報準備。如該府所屬。以及萊州情形緊急。亦即酌量分撥策應。毋致疏失。臣現又嚴飭各屬。趕緊

勸諭紳民。無論大小村莊。一律舉行團練。其瀕海頂衝。如石島。俚島。烟臺龍口等處。如能團練固守。固佳。否則即令遷進內地。免致擾及其團練之法。惟當按戶出丁。公舉公正紳耆。作為團長團總。無論貧富。均以一人一器為定。器械不必拘定刀槍。即農器亦可用以殺人。但須一莊團成一氣。互相保衛。而附近村莊。亦彼此互相救援。此即古之農兵。無征調之煩。無軍餉之費。士民有益無損。當無不踴躍樂從。儻團練一律辦成。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官兵為團練之先聲。團練助兵力之不逮。官民一體。眾志成城。夷人果若北來。不必與之海口交鋒。即可誘之深入。聚而殲

新編
附錄
卷之五
旃除先咨行遵照。並會督在事文武。講求陸路制勝之法。隨時相機調遣外。如果事機較緊。臣當親往督辦。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籌海疆布置情形一摺。據稱。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武定等府。均屬濱海。惟青州地處各府之中。擬令該滿綠各營。勤加訓練。何處有警。即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帶往何處救援。其餘文登等營官兵。同大沽口新設防兵。一體會籌堵剿。登標及文登營水師。為數無多。暫行撤歸陸路。仍由省派兵四百名。前往登州。交該鎮曾逢年統帶。併原有官兵。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並勤加瞭探。如該府所屬。及萊州有警。亦即分撥策應。仍勸諭紳民。辦理團練。互相保衛等語。

所籌尚屬周密。著即照所擬認真辦理。其各營官兵。應如何勤加訓練。以期得力。即著文煜。嚴飭該將弁等。實力講求。毋得視為具文。以致臨時貽誤。至所稱烟臺等處瀕海居民。有不能辦團者。即令遷進內地。自係為烟戶稀少處設法。既難於團練。不若令其遷進內地。以免侵擾失業。是為至要。

戊寅直隸總督恆福奏。再上年十一月間。努與僧格林沁會議。擬請於本年正月。會同前往山海關一帶查看。如何設防。酌覈辦理。經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查看。毋令稍涉疏懈等因。欽此。現在海河內外。冰凌凍結。自應即趁此時。前往該